

追踪

遇难者

ZHE YU NAN ZHE
ZHU ZONG YU NAN ZHE
ZHU ZONG YU NAN ZHE

◎ 显明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追踪遇难者

显明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踪遇难者/显明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5

ISBN 7-80171-164-5

I. 追…

II. 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7220 号

追踪遇难者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84 千字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164-5/I·96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第一章

1

二十世纪末，一九九八年最后一天。

夜幕降临，滨江县城滨江镇沉浸在欢乐祥和中。

位于改革大道东边的县长楼，走来一个提着一袋水果的三十四五岁的男人。那男人蔫巴巴的，要长相没出众之处，只有那张阔而大、厚而宽的嘴巴特色分明。但他妻子却咒他：人人都说嘴大吃八方，你嘴大只有吃狗屎！当然，如果细细审视起来，你还是发现他脸上有可爱之处。比如那憨厚老实堆着的肌肉，绝对看不出此人有什么奸诈，比如那双目光如炬的双眼，绝对不会让人说他呆笨如牛。认识他的人说：那龟儿子，乌龟有肉在肚皮里头。就是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便是县纪委副书记何少冲。

何少冲今天没有沉浸在喜庆中，而是满腹忧虑地敲开了县长刘云峰的家门。

刘云峰的家是一套四室两厅双卫的错层式宽敞住宅。弧形的宽大阳台面对着波光潋滟的滨江河。

何少冲跨进门，恭恭敬敬地叫了声：“刘县长，新年好！”

刘云峰笑道：“怎么不认我这个老师了？”

何少冲在滨江中学读书时，县长刘云峰还在校长的岗位上教书育人，应当算何少冲的老师。刘云峰在县里各级班子任职的师生面前，总希望对方称他为老师。这倒不是现在的教师职业在老

百姓心目中高尚得不得了，而是传统的授业解惑观念，好像依然比七品小小的芝麻官要清高一些，或者说当了官的教师，喜欢用过去教师的职业来表示自己的淡泊明志，也喜欢别人把自己当教师看待。

何少冲忙改口：“刘校长好！”他喊得脆，情感的表达也真挚。

刘云峰的妻子、滨江中学教师胡韵文端茶过来：“少冲啊，新年不在家陪芸芸，跑出来干吗呢？”

何少冲说：“胡老师，过年过节，才有时间和机会尽点尊师之道……顺便我也有点儿事向老校长吹吹……”

胡韵文埋怨道：“又是违法乱纪的事？我说少冲啊，你这个纪委副书记怎么不懂规矩啊？老刘管政务，不管党务！你就别给他惹事了。”

刘云峰白了妻子一眼：“韵文！”

胡韵文反驳道：“你讨厌我干预你的政务是不是？云峰，我早就告诉你，你不是做这个七品芝麻官的料！像你这样无职无权，尸位素餐，该管不能管，该抓不敢抓，还不如发挥你一技之长，好好去教书！”

“好了，好了。少冲每次来，你都发不完的牢骚！”刘云峰有些烦躁。

胡韵文指指刘云峰：“你别嫌我多嘴！我给你们那帮人算了命，就像你们大吹大擂、质量低劣的爱民桥一样，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说着，上了错层上的卧室。

何少冲挪了挪屁股，向刘云峰坐的单人沙发靠了靠：“刘县长，我上次向你汇报的爱民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少冲，你知道，我没有分管城镇建设特别是县重点工程建设的事。”刘云峰说着，站起来，出了客厅，到了阳台，忧心忡忡地望着楼下的爱民桥。

从楼上俯视，可见滨江上的爱民桥。

何少冲跟过去：“县长，我知道你有苦衷，我也明白自己的职责，但是，你听群众怎么说！”

“说什么？说我思想僵化！说我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何少冲笑笑：“哪能呢，群众对你的印象还是很好的。群众议论的是重点工程的事。群众说，‘挖出一条改革大道，升了一批庸官酷吏；修了一幢蓝月亮娱乐城，养了一群三陪女郎；架了一座爱民大桥，肥了一帮大款贪官！’”

刘云峰说：“你相信？没依没据的！”

何少冲想了想：“目前没有依据。不过，刘县长，爱民桥的质量问题，今天下午建委副主任唐建设给我打电话说，他好像有什么新发现……”

刘云峰质疑道：“唐建设？他不是宁元嗣指定的爱民桥的质量监理负责人吗？他怎么会有新发现！怎么会有新发现！”刘云峰反映出对唐建设的极度不信任。

何少冲忙说：“刘县长，你可能对建设有误解，他是我的同学，我看人八九不离十……”

何少冲的传呼机响了。

何少冲用刘云峰的座机复机：“建设，什么事啊？什么磁盘？好，好，我半小时后回家，你带来我帮你修复。”他放下电话，“刘县长，唐建设马上到我家去，我再问问他有关情况，再向你汇报。”

刘云峰沉默了一会儿：“这事你向你们纪委廖书记汇报过吗？向古书记汇报过吗？”

“在我们纪委，她这个当书记的，怎么会支持？古书记嘛……”何少冲欲言又止。

刘云峰劝道：“那你还是慎重些，有些事，欲速则不达啊。”

何少冲急了：“刘县长，我担心的不是有人非法获取暴利。我担心的是爱民桥质量差，这几天又是节假日，来来往往的人多，万一出了事，后果不堪设想啊！”

刘云峰道：“不会那么严重吧？”

刘云峰的女儿刘琳琳带着五岁的儿子华华进了屋。

“外公，外公，爱民桥好漂亮啊！”外孙扑向刘云峰。

“爸，”女儿刘琳琳招呼了父亲，对何少冲说，“少冲，你什么时候学了一套老爷风度？新年佳节，丢下自己的老婆不陪，来向县太爷套近乎？”

“感谢你的恭维，一个小小的纪检干部，也有了老爷风度！”何少冲笑笑。

“你别给我耍嘴皮子！刚才我在爱民桥上，看到芸芸和你家的保姆、女儿在爱民桥上逛，孤孤单单的！少冲啊，你是不是也学时髦，养起小蜜啦？”刘琳琳调侃着。

何少冲急了：“芸芸不是要参加她们单位的新年宴会吗？”说着告辞出门。

刘云峰送何少冲到门口，有些内疚地说：“少冲，你很失望？”

何少冲道：“我知道你有难处。其实，我也像胡老师说的，只不过是纪委的一具行尸走肉。”

刘云峰苦笑了一下：“你能理解就好。”他目送着何少冲下了几级楼梯又唤了声：“少冲！”

何少冲转身往上走了几步，激动地：“老校长，你拿定主意啦？”

刘云峰无力地摆摆手：“好好照顾芸芸。”

何少冲身子斜了斜，扶住栏杆，慢慢转身，向下无力地挪动着脚步。

刘云峰回到屋里，女儿刘琳琳追问道：“爸，少冲又来找你谈爱民大桥的事？”

刘云峰抱着外孙，心不在焉，听女儿一问，愣了下，顺口说：“是呀。”

“爸，你们政府那帮人也太不像话了！说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哪件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搞了几个形象工程，哪个工程给政府树

立了好的形象！”

刘云峰责备道：“琳琳，你也是机关干部，不能信口开河。”

“我信口开河？刚才我们在爱民桥上溜达，游人直骂你们修了座通往阎王殿的奈何桥！人们走在桥上胆战心惊的！”

刘云峰警觉了：“真那么严重？”

刘琳琳说：“怎么不是？今天晚上，桥上人山人海，走在桥上，有人听到桥嚓嚓响。据说昨天中午，驻军一个连拉练过桥，桥上还掉下一块东西，吓死人了！”

刘云峰放下外孙女，马上给县委书记古扶危家拨电话。

古扶危的家与刘云峰的住宅是一样的标准、一样的结构。只是它的装饰品味粗俗而又奢华，像歌舞厅。

五十多岁的县委书记古扶危，正在和县公安局副局长颜明生、县纪委书记廖玉容、宣传部长张林子一起打麻将。牌桌上堆着零乱的钞票。

廖玉容和张林子都是三十多岁的女人，成熟的女人风韵、善于逢迎的牌风，使古扶危搓牌的兴致正处于亢奋状态。

古扶危的妻子，一个老态龙钟的女人，坐在宽大的客厅一隅，看着无声的电视。电话铃响了，古妻去接电话。古扶危马上制止道：“你去接什么！给你说过多少次了，节假日，让我清静清静！”

古妻默默地放下电话。但电话铃又顽固地响起来。

廖玉容起身抓起电话，“喂”了一声后，捂着话筒对古扶危说：“古书记，是刘县长找你！”

古扶危很不情愿地从麻将桌边站起来：“这个刘学究！”离开牌桌，从廖玉容手中接过电话机，另一只手偷偷地在廖玉容的臀部按了下，廖玉容眼睛瞄着牌桌，看了古妻一眼，将古扶危的手拂开，退到牌桌处。

古扶危对着电话先打了一通哈哈：“又在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哈……哈……什么，爱民桥出现异常？哎呀，我的老夫子兄

弟,你怎么也忘记杞人忧天这个词了?爱民桥选址科学、设计新颖、验收合格,体现了我们县改革开放的形象、敢闯敢干的形象、廉洁高效的形象!有人不理解,有人要抹黑,正常得很!你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刘云峰在电话里说:“古书记,我记忆中,爱民桥是没有经过负载试验的,至于验收,也只是童跃进他们自己修自己搞了验收,实在是不放心啦。我建议是不是爱民桥暂不使用,等权威部门验收了再说。”

古扶危要起了一把手的权力棒:“这怎么行?人民群众欢庆新年,我们修好了桥,却不让群众使用!老刘哇,我们还是应该讲点群众观念嘛!”说完挂断了电话。

张林子递过一杯水:“古书记,我就佩服你事事处处一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思想作风!”

公安局副局长颜明生不屑一顾地说:“那刘老迂夫子,坐在茅坑不拉屎,古书记,这种庸碌之辈,早该下课了!”

古扶危摆摆手:“今天是假日,不谈正事。”

2

此时,滨江建筑公司门外,昏黄的灯光下,也急急走着一个中年人。这便是建委副主任、滨江县重点建设办公室主任,高挑瘦削的唐建设。他扶扶眼镜,将风衣领子竖起来,几乎裹着了整个脑袋,抵御着飒飒的寒风,走到大门的小园圃。寒风掀起风衣一角,他按了按衣角,驻足,向四周打量了一会儿,犹豫了一下,抬腿跨进“城乡建设委员会滨江建筑公司”大门。

唐建设来到财会室门前,向深深的巷道望了一眼,然后打开门进去,打开灯,平息了一下慌乱,打开计算机,插进三寸软盘,拷贝

完什么资料，然后走出滨江建筑公司大门。

当唐建设走到门外假山时，一个戴鸭舌帽的人悄悄走来，看到唐建设从大门里出来，大吃一惊，便站在假山后面盯着。唐建设没有发现“鸭舌帽”，快步上了大街。“鸭舌帽”跟在后面，掏出手机：“童经理吗？你那小姨妹是不是和唐建设睡上觉了？”

城乡建委滨江建筑公司经理童跃进，正在公司招待所和一个三陪小姐调情。

童跃进拿起手机回答“鸭舌帽”：“你吃饱了，谁敢去泡我的小姨妹！”

“鸭舌帽”在电话里说：“我刚才看到唐主任在财会室里，黑灯瞎火的，他不是去找你小姨妹，去干那事儿，还干什么？”

童跃进不明白：“哪个唐主任？什么，唐建设？他去那儿干什么？给我紧紧跟着他！”

“鸭舌帽”按童跃进的指使，一直跟踪着唐建设到了唐建设的家门前。

唐建设刚跨进屋，他的妻子喻琴就一把扯住他的耳朵：“你到哪儿去快活啦？”

“不是参加单位的宴会吗。”唐建设不耐烦。

“你放屁！刚才李明打电话来说，你根本没有去喝酒！”

唐建设不理妻子，脱掉风衣，打开计算机，插进三寸软盘：“计算机有病毒，我去找了个杀毒软件。”

喻琴跟进屋：“什么病毒！我看你心里有病！”

唐建设关了机，取出软盘，想了想，揣进包里，又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材料，往外走：“单位那年饭我咽不下去！”唐建设边走边用手机拨了传呼台：“请给我急呼 1270163。”

喻琴气呼呼地伸出手：“钱呢？”

“什么钱啊？”

“你们今天吃年饭，不是还要发五千块钱的年终奖吗？”

电话铃响了，唐建设回着电话往外走：“少冲，你在哪儿？我马上到你家去谈，我有重大发现！”

喻琴一把拖过电话：“建设，我不是给你说了，妈妈病了，住院花了一万多块，要你把奖金领回来交医药费嘛！”

唐建设不耐烦地：“我人没去，哪来钱！你一天就是钱，钱！钱！”

喻琴追出来，两人在住宅外小地坝上拉扯着。

地坝另一侧的一棵大黄桷树假山处，闪出那个头戴鸭舌帽的人，盯着唐建设，见唐建设妻子出来，又躲到黄桷树后面。

喻琴一把抓住唐建设：“建设，才回来，又要跑到哪儿去疯？是不是又去舞厅鬼混呀？”

唐建设拂开妻子的手：“你别疑神疑鬼的。”

喻琴斥骂道：“你这白痴，你这草包！你装什么清高！你得罪了人，害我们穷得舔灰，你老丈母娘病了，你都拿不出钱尽点孝心，你还放不下你那工程师的架子！”

唐建设无奈：“琴琴，妈妈的医药费，我一定想办法！现在我想去找少冲吹吹牛。”

喻琴蛮横地：“我就不让你和他来往！一个纪委副书记，到处惹事生非，你和他搅在一起，有什么好处！”

“我不想什么好处！我们是朋友，过年过节的，摆摆龙门阵行不行！”

喻琴说：“哼！摆龙门阵！建设，你别咸吃萝卜淡操心！什么质量啊、腐败啊，说起都令人翻胃！你别风头没出够，把家搭进去！”

“你瞎猜什么！”

喻琴趁唐建设不注意，从他口袋里掏出一卷纸：“你！还说去摆龙门阵！这资料带在身上干什么！”

唐建设一把夺回来：“喻琴，你也太过分了！”说完，也不管喻琴

叫骂，急匆匆走进狭窄而阴暗的杨柳街。

唐建设身后，跟着那个“鸭舌帽”。“鸭舌帽”掏出手机，边盯着前面的唐建设，边讲：“对，他是去找何少冲！对，我看有麻烦了，他手中有一份东西，被他老婆抓走了，又被他抢回来了……好，我马上叫人办。”

唐建设闷头走着。窄窄的杨柳街静静的。从两边破旧的平房里不时传出打麻将的声音。

“唐主任！”

唐建设回过头，发现身后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

唐建设见两个是熟人，放心地开起玩笑：“水生、小美，你们又到哪儿去赌博呀？”

戴鸭舌帽的余水生说：“唐主任，哪来钱赌啊。我们童经理找你去商量一件事。”

唐建设愣了一下：“童二娃？他找我有啥事？今天不是建委请吃年夜饭吗？”

余水生反问道：“你不是也没去吃年夜饭吗？是啊，你们一天大鱼大肉的胀饱了肚子，吃坏了肠子，玩儿比吃舒服多啦。”

唐建设发觉对方口气不对，向前后看了一眼，发现前后都有人，堵住了他的去路。“余水生，你想干什么？是不是输红了眼？你是知道的，我是没有几分钱的！”

余水生阴阳怪气地说：“唐主任，你硬是门缝里看人，把兄弟我看扁了！打点小麻将那几个钱，我还是有的。我们童经理说，你一个大主任，有妇之夫，去和他的小姨妹小美姑娘闹，小美姑娘要告你强奸了她，”余水生对那女人说，“小美姑娘，你说是不是？”

唐建设：“小美，这种事你都瞎说乱讲得出口？”

叫王小美的姑娘迟疑了一下说：“唐主任，他们说，你刚才进了财会室，你知道，我晚上就住在那儿。”

唐建设大吃一惊。

余水生嘿嘿一笑：“怎么样？人证物证，还有时间，没有冤枉你吧？不过，童经理说，看在你也是他的领导，想找你去说，公了还是私了。”

唐建设冒火了：“你放屁！让开！”

余水生说：“你把一个黄花姑娘肚子都搞大了，还想走？是不是要让小美姑娘扯声卖气吼抓强奸犯，让大家都知道堂堂皇皇的建委主任，是个大色鬼呀？你只要同意私了，小美被你搞了就算了不说，童经理看在你和他小姨妹的份上，说不定还会赏你一笔上床精力损失费呢！”

唐建设呆立着。他想：他们真是怀疑我去侮辱王小美吗？他们没有搜我的身，说明没有想到我身上还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我得保护好这些东西啊……没有办法，垂头丧气的唐建设只有让余水生等人簇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蓝月亮娱乐城大门前。

唐建设动了动被紧紧钳住的手，想挣脱跑掉。

余水生恶狠狠地说：“你不想死，或者不想丢官，就和我们一起走。我说过，童经理只是想和你私了。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远处，老板模样的吴小军看着他们。

3

改革大道一号，是一幢九层仿欧式建筑，它也号称“县城第一楼”。这幢大楼是县城城建委综合大楼，集办公、商贸、餐饮、娱乐、住宿为一体。建委百十号员工，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工作、生活等问题。这幢大楼与其它机关职工住的平房、或火柴盒式的楼房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成了滨江人议论的焦点。他们说，这幢大楼是挪用百姓集资建第一大道的钱建起来的安乐窝。

作为县城城建工作大功臣的建委，他们才不管人们怎么议论

呢,该做的大事小事、国事家事照做不误。这不,前天建委头头脑脑们才宴请了县的领导,今天又以关心职工为名,在建委大酒店请职工吃庆功年饭。

年饭档次可以说“高、精、尖”,凡是滨江县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河中游的都上了桌。年饭氛围“脏、乱、差”。这也是建委每年吃年饭的老传统了。人们还没有上桌,就互相打听,你这个科今年发了多少钱和物,他那个科今年旅游是空中飞还是快艇跑,奖金是按人脑壳平均发,还是按级别拉开档次……边打听边日妈日娘操妹子操祖宗般骂头头们洗黑钱吃红包,是为脏。建委头头今天都成了下设各种建筑公司等经济实体经理讨好卖乖、溜须拍马者敬酒的对象。于是小公务员们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请主任科长赏脸干杯,大大小小的经理们昂首腆肚、趾高气扬地扯主任的耳朵硬灌死缠,是为乱。还有一些很少吃过这些山珍海味的老头女人们,三下五除二吃了几盘菜,灌了几杯酒,就扯出红的绿的黑的塑料袋,将桌上干的凉菜、湿的蒸菜、水的汤菜,风卷残云般刨进袋里,拎回家去享用,是为差。

脏的节目演得声情并茂、乱的套路走得如火如荼、差的表演正在蠢蠢欲动时,一个粗腰板、长脚杆的人走向大厅上方供食客唱歌的圆台上,拿起麦克风:“员工们,请安静,请安静!”

此人就是建委主任李明。他是建委第一把,所以,他在台上一吼,人们便安静下来了。百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的脸。大家以为,李明一定又要向大家宣布今年春节年货的安排,至少也像往年那样,吃完饭后,到某某地方找某某人领一包纪念品。

“同志们,县委领导十分关心我们!县委副书记、县城重点项目建设办主任,我们的老领导宁元嗣同志亲临会场,来给大家拜年了!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热烈的欢迎!”

“哦……呵……”李明的讲话大出人们的意外,宴会厅突然爆发出一阵响声。这哦呵声说不清是惊奇还是兴奋,也不知是欢迎

还是失望。哦呵声响过后，从前排坐着建委头头们的几桌处，响起了脆嘟嘟的掌声。

这时，一个中年人走上圆台。来人三十六七岁，身高一米八，穿一件纯毛的灰色风衣，围一条像《青春之歌》中男主角卢嘉川那样的绛色长围巾。衬衫的领子洁白宜人。整个穿着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干净整洁！这样的男人耐人寻味，似乎让你在喧嚣、沉重、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里体会到久违了的简单朴素的生活与坦白和真诚！一蓬乌黑亮发，梳成分头状，两道卧蚕眉，一双黑亮亮的眼睛，一张国字脸，一阜高鼻梁。真可谓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这人就是被上级领导和大众媒介称之为改革开放带头人的宁元嗣。

宁元嗣永远的具有超凡脱俗的微笑凝固了一瞬间，旋即又绽开了。他那双黑亮亮的眼睛缓缓扫视宴会厅一周，抬起那只白皙的右手，向一群停止了狼吞虎咽的人们摇了摇，清了清喉咙：“同志们，姐妹兄弟们，今天是普天同庆的元旦佳节，为我县城市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建委干部职工欢聚一堂，共庆过去的一年取得的新成就，共话新年，畅叙新的一年的美好前景，我非常高兴。作为建筑战线上的一位老兵，能够叨陪末座，分尝大家的欢乐，感到十分荣幸！在此，请允许我这个老兵在此借花献佛，敬大家一杯酒，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思想上革旧布新，与党中央、县委保持高度一致；工作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生活上芝麻开花，节节高！”

“感谢县委领导的关怀！大家举起杯来，干！”李明附和道。

“宁书记太平易近人了！太关心我们了！为了感谢老领导的关怀，大家痛饮一杯！”建委副主任兼滨江建筑公司总经理蒋兴华一手拉着宁元嗣的手，一手拉着李明，兴奋地说。

“干杯！”“宁书记官越做越大，架子越来越小！这样的领导少得很！”宁元嗣的出席宴会和即席发言，受到人们的欢迎，大家纷纷举杯，喝了个底朝天！

接着，宁元嗣由蒋兴华、李明陪着，到各席的桌上给人们敬酒。

当敬到第一桌时，宁元嗣端着杯迟疑了一下，祝福的话还没说，问蒋兴华：“我的建设兄弟怎么没有来喝酒？”

“是呀！上午我还给他说过，今天这酒他一定要来喝。他说来来来。”李明回答。

“那小伙子，啥都好，就是怕老婆，丢我们男人的面子！”蒋兴华笑道。

“你们也太马虎了，建设是我们建筑行业的一块牌子，是大功臣，怎么能缺了他！快找人去请！”宁元嗣一脸不高兴，见蒋兴华派办公室主任去请，他又对办公室主任说，“告诉建设，就说是我请他来陪我喝酒，不来也得来，不喝也得喝！”

那叫建设的是什么人，三张纸画个人脑壳，这么大的面子，竟要书记去请？这就是刚才被人强行请进蓝月亮娱乐城的唐建设，他是建委副主任，宁元嗣当建委主任时，他是主任助理，是宁元嗣一手培养起来的建委接班人。滨江县的几个重大建设项目，都是他具体组织实施的，难怪宁元嗣这么看重他。

蒋兴华见宁元嗣有些生气，小心翼翼地请示说：“滨江建筑公司经理童跃进、质检科许科长也没有来，是不是也找人去请？”

宁元嗣脸上又阴沉下来：“老蒋，大家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一年一度开个年会，吃顿饭，叫大家交交心，沟通沟通，很有必要嘛。应当事前安排好，叫大家都能参加。你看，今天缺胳膊少腿的，多不好。说小，是个工作方式方法问题；说大，也是我们领导关不关心职工问题。以后得注意呢。”

“那是，那是，今后我们一定要注意。”

宁元嗣说着，就被一群涌过来要和他干杯的职工包围得水泄不通了。

4

在距改革大道不到一里的滨江江边，有一条紧紧靠着江水繁衍拓展起来的杨柳街。杨柳街是滨江县城的老街，据史料记载，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由于老，就有些朽。狭窄的街道，坑坑洼洼的石板路，朽木夹壁街面。居住在这里的人，一是过去的商店、二轻企业的退休职工；二是无职无业的街坊老邻居；三是出生在本地，工作在本县的清水衙门，单位无钱修住宅的职员。县纪委副书记何少冲就住在杨柳街 108 号。何少冲的单位虽无钱修房，但他的妻子许芸芸却是建委质检科副科长，是个吃香喝辣的蜜囡囡。她是有资格有条件住上好房子的。可是，建委修了几批住房，就是没有她的份。建委的领导说，她工龄短，又长期生病在家休息；她自己说，是他那傻得像猪的男人得罪了人，建委头头故意整她。

宁元嗣给职工们敬酒的时候，何少冲从刘云峰家回到杨柳街 108 号自己的家，但妻子许芸芸不在家，他便匆匆往爱民大桥头走。在蓝月亮娱乐城大门前，何少冲找到了妻子、女儿和保姆小竹姑娘。

妻子许芸芸虽然苍白着脸，但那张瓜子脸仍然显示出成熟女性的美。不说那依然保持着一股清纯的挽在头上的那个小巧的发髻，也不说那像豌豆花般鼓眉鼓眼的大眸子，只看那秀秀巧巧的棱角分明的鼻梁，只瞄瞄那对自带七分笑的浅浅的笑靥，只量量那纤细却具有韧性的腰，以及她一颦一笑一挺胸一挪步像小麋鹿一样非常优雅的姿势，用我们过去在中文系啃过的那些腐朽而华丽的话来说，那真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雏凤亮翅，羚羊挂角。

许芸芸这段时间身体很好，应酬一两次宴请，还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她过去曾几次在别人宴请时，帮头头脑脑们把对方